

春寒

春
寒

宋之的著

五
幕
劇

美 學 出 版 社 印 行

版權所有，★ 不准翻印

春 寒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再版

定價每本國幣 元

原 著 者 宋 之 的

發 行 人 方 岩

發 行 者 美 學 出 版 社

重慶 九尺坎鐵板街第六號本社

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六六四號

印 刷 者 上 海 洪 興 印 刷 所

本劇作者保留演出、改編、廣播、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、業餘、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。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，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重慶：美學出版社

昆明：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上海：南京路慈淑大樓六三零號路式導律師

未林出版社參加合作組織啓事

逕啓者查敝社自抗戰期間成立以來，抱辛勤墾殖精神，爲「抗戰文化」及讀者需要不斷努力，凡所出版，莫非精刊慎選，蜚聲一時。現因適應時代需要及發揮忠誠之「服務」精神起見，特與美學出版社洽訂合作經營辦法。自即日起，敝社自動取銷原用「未林」之社名，並將全部刊物版權及人力、物力歸併「合作」組織集中使用。合作組織仍用「美學出版社」名稱。此項措施，純在節約平行使用之力量，俾克剏造更高效率及共同之前途。區區微忱，敬維公鑒！

未林出版社謹啓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

人：

周 吳 方 吳 任 任 賀 許 何 徐 蔡 賀
 璞 騏 潔 子 士 伯 知 公 隨 娟 氏 氏

第一幕

景：

內地小城市中一座古老的宅院，雖略有近代人工的鑿斧，然仍不大寬敞幽靜的格式。

舞台中部是繁密的葡萄架，稍左，受着奇形而巨大的黃桷樹的侵凌。後方，沿台階而上，是宅院的正廳，舊式的窗牕爲綠色的藤葉所蔭映，窗子開着的時候，穩約可見室內的人影。

黃桷樹旁，葡萄架上，有石桌一，石凳二三，週圍散亂的放着幾把藤椅。

夏日正午，遠天一望無際。繁綠的枝葉，襯着蔚藍的雲空，使人有沁涼的感覺，虫發懶音，風拂嫩綠，偶而從濃蔭中滴下一兩滴陽光，特別顯得明媚。

一個衣着像是僕婦，但神態又不像僕婦的女人，在一聲不響的收拾着桌上的殘餘，不時停下來，以衣袖擦汗。

室內的宴飲已經到了所謂『杯盤狼藉』的時候，主人與客人，都不能自制的處在興奮的狀態裏。猜拳聲，哄笑聲，以及其他喧鬧聲震動屋瓦。忽然有一個女人唱了幾句昆曲，雖然並不高明，但却博得了熱烈的喝彩。

一個穿土布襯衣的青年，匆匆的上場。這是吳騏。一個地方報紙的記者。

（顯然是對這個環境還有些生疏，猶疑的走向那個女人）請問這是賀公館嗎？（那女人瞠然的望着他，一會兒，像是與己無關的又去做自己的事情。）

騏

騏（雖然意外，但却耐性的）請問賀知遠先生是住在這兒嗎？

（那女人停止了手上的事，繼續矍鑠的望着他，似乎在猜測他要什麼，半天，端起了一杯茶。——）

騏不，謝謝，我不渴，賀先生在家吧？

（女人搖頭）

騏不在家？（決心使她明白）我是問賀先生，才從重慶來，預備在這兒辦實業的賀先生。

（女人揮手。）

騏怎麼，不是這兒。（急忙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。）可不是剪子巷十六號？不錯呀！

（那女人以手指口，揮手，着急的在嘴裏啊呀着。）

騏（惘然）啊，你是一個——

（這時候，室內有一個大嗓子正唱捉放裏的恨董卓一段。）

（自言自語的）對了，是這兒，這不是許經理又喝醉了酒——

（這時候，另一青年，穿了襯衣，白色西褲，相當修飾和吳騏的寒酸恰巧成一對比的何隨上。）

何（略帶酒意的）你找誰？

我——

何 哦，你是衛生站派來的。周大夫怎麼樣？大夥兒在等他呀！

騏 周大夫？不，你弄錯了，我是健報館的，我找任社長。

何 任科長？

騏 不是任科長，是任士翔社長，任科長的叔叔。

何 哦，他呀！（向內努嘴，預備走開，又忽有所悟的。）那末，你是健報的記者？

貴姓？

騏 吳，吳騏。

何 我姓何，何隨。我是跟賀將軍合夥做生意的。（隨手遞過一張名片）賀將軍三千

萬資本裏面，有我一小部份股子。以後請多多聯絡。（隨口問了一句）河南方面的戰事怎麼樣？

騏 （一本正經的）我們也不十分清楚。謠言是很多，都不見得可靠。社裏只靠一座

破收音機，收中央電台的廣播。常常的破，時時在修，有時候一點消息也得不到

何 小地方的事情難辦，嘿！……好在河南離我們還遠，雖然有影響，但是不要緊。

第二戰場開闢了，據一般專家估計，希特勒年內必垮。希特勒一垮，日本就不堪一擊，兩年之內，英美一定解決日本。所以，所以嘿，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一點。

暫時失利，沒有關係。勝利是有把握的，我們要把希望放在將來。老兄以爲我的看法如何？

（默然）……

何 騏

（期望着恭維的辭句）你說我這種見解……

騏

（深沉的）要是跳過了甚至於抹煞了現在，僅把希望放在將來，那末，希望一定是空的。要是把勝利的信心建築在等待等待人家的勝利，我們也跟着勝利，不是建築在自己爭取，用自己的血肉去爭取，勝利也是假的。我不能苟同你的意見。不贊成，是不是？不贊成沒關係。不過眼光放遠一點，總不錯呀，比方我和賀先生吧，我們就完全是爲了將來着想。我們到此地開礦辦實業，就像那些有志青年到美國去留學一樣，決不是爲了眼前利益，而是爲了有用於將來——爲了將來那些大計劃，大時代，啊，那種輝煌的前途，我們國家的復興，我們要在復興祖國中盡我們的責任！

何 騏

（默然的但却冷淡的望着他，彷彿望着一個怪物一樣。）……
你爲什麼那末望着我，你以爲我喝醉了酒，信口胡縐是不是？不，我沒有醉，我有三斤的量，這不過才喝一斤多一點，還遠的很，遠的很。賀先生認識吧，這是個了不起的人，他了不起。他是個抗日英雄呢，他因爲被日本人弄得殘廢了，才脫離軍界的。他的看法和我完全一樣，他——（蔡氏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婦，但

何

裝扮却較實際年齡老。很多的人上。)

啊，吳師母，吳師母請坐，吳師母，你那幾句昆曲，真正的天下第一。怎麼你們這些內地的太太們都唱的這末好，而今而後，我算是又長了一番見識，不敢妄論天下英雄矣！……(冷淡而多少有點做作的對吳騏。)

謝謝。(下)

誰？

何 蔡 騏

(聳肩)天曉得，一個不懂道理不識時務的窮酸！

我說呢，怎麼沒見過。(向正在擦桌子的賀氏)瞧，嘖嘖嘖，輕一點。我這一身的汗已經夠受了。(因對方沒做理會而沒好氣)聽見沒有，聾子……

(搶上前，把抹布接過來。)你何必跟啞巴嘔氣呢，看，我來。(獻殷勤的把桌子擦抹乾淨。)

(那個被稱做啞巴的女人，因工作被何隨接替了，就心安理得的趁便坐在所指示的椅子上。)

何 蔡

(鼻子裏哼着)哼，多有規矩。

(沒好氣的)有樣子沒有(揮手)去，去！

(啞巴不理會，用衣服的底襟擦着大把的汗，瞪然的從這一個人望到那一個人身上。)

何

（動手扯她）說你，（做手勢）屋裏去！

（那女人似懂了他的意思，一剎那間臉上顯映了被侮辱以及怨恨的情緒，但終於遲緩的站起，走開。）

蔡

（這才坐下）我最恨下人們沒規矩。怎麼賀先生那麼一個體面人，會用這倒霉蛋？

何

別看她不爭氣，她跟我們賀先生是生死之交！

蔡

啊？！

何

就是呀，在賀先生被日本人捉住的時候，她救過賀先生一命。所以賀先生情願養活她一輩子，也是不忘舊好的意思！

蔡

一個大人物，說話行事，到底是與衆不同。

何

那還用說！

蔡

這兒很多人都說賀先生的詩文書畫，樣樣都好，前天在任家我看見他寫的一幅字，叫做什麼歌的——

何

可是正氣歌？

蔡

對了，是這三個字，真寫的好，我們先生，也想求他寫一張。

何

那沒問題。以後仰仗吳校長的地方很多，這點小意思，不成問題，不成問題。那我就指望着了。

何 三天之內，一定寫好奉上。
蔡 你何先生真爽快。

何 我素來做事講究個乾淨俐落，最恨掬湯帶水像衛生站的周醫生吧，這倒底算是那一門呢，這末多人等他一個，連催了幾次，還不見影兒。遲緩，沒時間觀念，老實說——

蔡 他呀，他是我們這兒有名的怪物。依我說，乾脆不理他，也許倒省了許多麻煩。可這是他的事呀，賀先生請客是爲了他呀。修濾水池是他出的主意呀！老實說，這種事情：賀先生本心也不願意管，要不是任科長他們狠命的勸，賀先生平日無故的成立什麼建築公司，他才瞧不上這點小工程呢！都是任科長，你知道任科長是賀先生的老朋友，沒法子，不能不應酬，不能不敷衍。你看他，他倒——
何 （任伯禽，縣政府的科長，一個三十幾歲，精明幹練的人和許公旭，一個煤礦公司的經理相偕上。）

何 （奉承的）任科長！許經理！這邊請坐。

許 不，任科長，這件事恕我不能應和。我平日做事，有一個原則，就是好壞自己來，向不跟人合股。賠賺我都任命，免得朋友們傷和氣。任科長，這件事咱們不提，要是打牌的話，我一定參加一脚，至於開什麼建築公司，恕不奉陪。

任 你怎麼越弄越糊塗了。我並不是要和你合股做生意，也用不着你出一個本錢。這

許

個建築公司是空頭的，完全是爲幾個朋友好玩，大家湊熱鬧，承包就要修建的瀘水池，只要你担任一個名義，將來有了好處，總不會——

任

不敢，不敢。我從來做事，還有一個原則，就是不貪便宜。便宜無好貨，有這種便宜事，科長，您留給別人吧。

任

你是怕我騙你？

許

你這話又未免太深刻了。

任

你要是信不及我，總應該信得及賀先生。賀先生這次集資五千萬，預備開發內地。

籌備創辦一個大規模的煤礦公司，這總不是假的。連賀先生都答應了做董事長兼總經理，你還怕什麼？

許

不是我怕，實在是——

（賀知遠上。賀儀表堂堂，動作機敏而穩重，聲音柔軟而深沉。難以確定身份，

但却常常給人一種氣宇軒昂的感覺。）

賀總經理，恭禧，恭禧？

今天這餐飯，是爲了賀先生就任總經理才請的，瞧我們事先一點不曉得，連禮都

來不及送了。

那裏，那裏，笑話，笑話。自己人，何必客氣呢！（相當威儀的）何祕書！

何

遠

蔡

仕

何

遠

何

遠

何

遠

遠 我記得我今天早上已經通知你了，怎麼到現在這個時候了，那筆款子還沒有送過去？

何 （爲難的吞吐着）不是我不去送：是因爲——

遠 不管你因爲什麼，沒有送去總是事實。在社會上做事，信用最要緊。失了信用，不論是有多大的理由，你自己可以原諒，人家可不能原諒！

何 是！不過我還不大清楚，你預備動用那一筆錢？——

遠 （肯定的）自然是用你的名義存在聚興誠的那一筆！

何 （略顯不安的）那一筆？——

遠 怎麼？！

何 那筆錢已經爲數不多了，要是再付出這個數目，支票就是空的了。

遠 （不滿的）我自然有統籌的辦法。這種事情，用不着你多嘴！

何 可是——

遠 曉得了。立刻去付清。

何 （半天，無可奈何的）有什麼手續？！

遠 沒有什麼手續，你只要負責把錢交到就是了。去，去吧！小孩子似的，一點閱歷都沒有。

何 好，我去付，不過——

再談吧：

（何下場。）

遠任遠（笑容滿面的）對不起，打斷了諸位的談話，剛剛你在說——我們正在談建築公司，他有點不放心，我於是把你給抬出來了

遠一呢，因為是任科長他們幾位熱心，二呢，地方上的公益事情，沒法子，不能不盡點力量。這件事情，據我看，許經理，上有縣長和周大夫他們幾位提倡，內有任科長一力維持，前有任會長吳校長幾位地方上的耆宿同心協力，我就跟在後面做個搖旗吶喊的小嚮囉，又有何妨呢；而且地方公共衛生於我們大家——原則問題，這完全是原則問題。比方說，我現在自顧都不暇，還那兒顧得了什麼地方。賀先生既然想投資煤礦業，情形想來總熟習，我那個小廠，說小吧，資本也下了三百多萬，現在弄得走頭無路。（像開了閘的水似的，牢騷一瀉無底。）

第一是米糧，工人張嘴要吃飯。第二是經濟，資金只有下去，沒得上來，寅吃卯糧，現錢一個也沒有。第三是價格，賣價不夠成本，產量越多，賠的越重。第四是運輸，從甲地運到乙地發賣，沿途困難重重且不說，這筆運費就叫我頭大，真是吃盡當絕，山窮水盡。向銀行裏借錢，好，批准，不准先別提，儘填表就填的入頭昏腦脹，把你給填死。什麼事不好幹，開礦，辦實業，好，四川人講話，可「看」了。三百多萬放比期，十一分四，一個月竟得三十幾萬，複利加上去，一年

一千二百多萬，開礦，真他媽絕，您還要我管地方衛生，我簡直太衛生了。依您這末說，應該是褲子都沒的穿了，那兒還有閑錢打牌呢！

這就叫做捨命賠君子，認啦，您想連咱們吳子清吳校長，有時候都未能免俗，不得不忍疼下海，來這麼八圈，我，我還能不跟着起哄了。

（一驚）什麼，他也打牌？

許（挑逗的）有時候！

他要是輸了錢，拿什麼給呀，他可不比你們大經理，大——

許得咧吳師母，何必呢，一學期學費的比期利息，夠他輸幾年了。

任（氣憤的）他簡直是老糊塗了。

也不過是偶爾，並不常來。（轉身問許）許經理，你方才那番道理雖然很動聽，我曉得，總還不到這個地步。資金的流動是困難，錢賺的少甚至沒錢可賺也是事實，可是——

許可是什麼，凡百行當，瞞不過你任科長。試問，現在那個做生意的不拿比期利息作標準，高過比期的，做，低於比期的，不做。而我——

而我怎麼能和做生意比，你是辦實業。為國家生產啊？

蔡太太，你要是跟我講這種大道理，那我情願一輩子閉住我的嘴。（搖頭）難談，難談。（拚命的搥扇子）天氣熱，（慢條斯理的）幾天沒見一個雨點了。好熱！